

## 丝绸之路与新疆古代草原艺术

周菁葆

(海口经济学院艺术研究所,海南 海口 570203)

[摘要]丝绸之路上草原民族创造的艺术有岩画、鹿石、石人、金器、铜器、石球等六大类。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草原艺术,闪烁着西域古老艺术之光。草原的原始艺术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是集功用和审美为一体的不自觉的艺术创造,是当时当地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见证。

[关键词]丝绸之路;草原艺术;古代文明

[中图分类号]J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8-0066-04

新疆古代文明有两个源泉,一个是天山以南农业民族创造的艺术,另一个是天山以北草原民族创造的艺术。两种艺术的交流、汇合,形成了新疆古代艺术的长河。新疆古代草原艺术主要有岩画、鹿石、石人、金器、铜器、石球六大类。

### 一、岩画

岩画是指画在或刻在岩石上的图画。有关新疆的岩画,远在公元5世纪,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在《水经注》中就有记载:“(于阗)城南十五里有刹寺,中有石鞬,石上有足迹。彼俗言辟支佛迹。”新疆岩画是我国最丰富、最复杂的岩画之一,大约在50个县发现有岩画,发现岩画点约数百处。

在题材内容上,以绘刻各种动物为主,狩猎岩画也占一定比重。此外还有征战图、格斗图、车辆图、人面像、神灵图、手印、脚印、徽记符号以及舞蹈、杂技图等。尤其是反映民族历史风貌的岩画十分突出。

#### (一)匈奴岩画

匈奴,亦称胡,长期在新疆北部地区驻牧,后来西迁。匈奴岩画是原始氏族部落岩画的组成部分,主要以野生动物、狩猎、人面像为题材,风格以写实主义为主。往往将许多动物形象联结起来组成装饰图案,如动物上下相叠、动物相抱、动物对头等。这是把自然形态简化、抽象化、程式化和图案化的结果。

新疆阿尔泰山岩画中,那种属于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一种程式化的动物岩画,是匈奴岩画中最具特色的作品之一,其中以鹿形为数最多,也偶见羊、牛形。鹿的形象与鹿石上的形象完全一样,其特征是面

部特长,嘴前伸,角后背至臀,背长有隆凸,腿弯曲,细而短。这种程式化作品,是匈奴特有装饰风格的一种的表现。

#### (二)塞族岩画

我国史籍中所称的塞族和中亚斯基泰人为同族。塞族公元前2世纪以前分布于今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附近。新疆岩画初步认定为塞族的岩画有两处,一处是库鲁克山兴地岩画,另一处是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塞族的图腾是牛。兴地岩画中的长房有一种类似牛的族徽,与中亚斯基泰人相似。考古推论,这种长房与斯基泰人的穴室也相似,正是罗布诺尔塞族住处。其次,见于兴地岩画的太阳神,正是“塞人崇拜的最高神祇”。兴地岩画中的“卍”字符号,也正是塞族的祖先安德罗诺沃文化部落的太阳徽记。

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从人物面形、貌饰看,与古文献中记述的塞人种族及他们头戴尖帽的特征非常相似。其人像的形体特征是上身为倒三角形,细腰,作舞蹈状,头部均见插翎毛的帽饰,这正是塞人的特征,为现今哈萨克人的服饰提供了历史渊源。另一方面,康家石门子岩画中的虎形图案表现了作画者的图腾信仰,对虎的崇拜是战国时期活动在新疆地区塞人的传统。在乌鲁木齐南山阿拉沟塞人墓葬中,也曾发现过类似虎形的图案。

#### (三)突厥岩画

突厥于公元6世纪游牧于阿尔泰山一带。突厥岩画的题材有马、骑马人、羊、狩猎、牧羊、符号等。突厥岩画的写实主义,虽然不乏其例,但是象征主义作品最有特色,也最具代表性。

根据岩画中出现的与古突厥文字的类同符号,以及同时出现的符号状野山羊,为断定突厥岩画找到了依据。在阿尔泰山中的岩画中山羊不仅出现的次数多,其形象程式化特点也最明显。最富有特点的是,山羊的角,作向上翘的姿态,而尾端向内弯曲。这与蒙古乌兰哈达突厥岩画的内容十分相似。

#### (四)生殖崇拜岩画

呼图壁县历史上曾经是乌孙、车师、匈奴先后驻牧的地方,但比这些民族更早在此地游牧的,则是塞族人。塞族人在此驻牧是在公元前10世纪至前5世纪,正是岩画的雕凿岁月。从岩画上的人物面部特征,亦可断定为塞族人的作品。观其人物图像,男女共有的特点是脸面狭长,高颧骨,眼窝深而大,鼻梁高而直,嘴较小,尖下巴。其中女性脸部形象俊秀,尖下巴,面容略带笑意,温情脉脉,身体特征则着重刻画了她们的巨大,倒三角形的宽胸、腰细,臀部肥硕,两腿修长,头戴尖顶帽,上插两根翎羽显得英姿飒爽。男性脸形与女性相似,上身为近于弧形的梯形,臀部狭小,两腿只勾两条细线,惟一突出的是勃然挺举的男性生殖器。画面上的体态特征,与古代塞族人的形象特征有明显的共同之处。这处巨型生殖崇拜岩画,反映的是当时活动于这一地区塞族人的生殖崇拜。

岩画东西长14米,上下高9米,面积达120余万平方米。在此范围内,布满了大小不一、身姿各异的人物形象。男女人物达二三百个之多,大者过于真人,小者只有一二十厘米。人物图像个个恍如正在晃动的天使,赤裸着身躯,整齐划一而又变幻无端地手舞足蹈着。不少男像,生殖器挺举,甚至表现了准备交媾的情状。在男女交媾的图画之下,又有群列的结臂而舞的小人,十分明显地显示了祈求生育、繁殖人丁的欲念,揭示了康家石门子岩画的主题。

岩画中有两幅双头同体像,正是生殖崇拜的核心画面,集中地表达了塞族追求种族繁衍、生生不息的愿望,同时也是对自己民族始祖崇拜观念和人类诞生认识的形象化表现。康家石门子岩画不仅有深邃的思想内涵,而且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雕凿技法也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其主要特点是浅浮雕与阴刻两种技法的巧妙结合。人物的头像部分基本都使用浅浮雕,身体的其他部位用阴线勾画出形体轮廓,在轮廓线内又采用减地平凿的办法,使形体上部位低于石皮。在部分要突出表现的人物和动物像上,还涂成红色,显得特别

醒目。

画面上人物的人体比例、形体特征以及画面,都把握得相当准确、合适。对于女性,着重显示了秀美的形体美:宽胸、细腰、肥臀、两腿修长,给人以美的愉悦。而对男性,所强调的角度就大有不同,上身几乎都呈“水滴状”,与女性上身的“倒三角形”恰成鲜明的对比,对男性生殖器以艺术的夸张,渲染了男性在生殖中的主导作用。

康家石门子岩画主题思想虽然是祈求生育,散发着生命之光,但却用生动的舞蹈艺术形式来表现,这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难能寻求的原始社会晚期的大型舞蹈场面的珍贵资料。女性成员身材修长、形体秀美,宛如健壮而又轻盈的天使,成排伫立,身躯稳定,与其他古代东方舞蹈一样,主要靠手的五指和手腕表演。直到今天,新疆维吾尔族舞蹈还是如此。双臂平伸,给人以稳定感。自肘部,两臂或向上折举或向下折垂,即当右手向上举时,左手便向下。反之亦然,但手指一直呈伸张状。双腿自然伫立,双脚轻轻蹬踏。这一动作,轻松、自然而欢快,表现了女性们愉悦而欢畅的心情。男子的舞姿,或如女性,或右手执生殖器,或双臂自肘部上举,身体或前俯或后仰,姿势多样,两腿动作则相当激烈。数十个小人的集体舞姿,则更是节奏鲜明、整齐划一,集体踏地顿足而舞,再现了当时的民众在大自然的威逼下,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精神,也是人口兴旺的象征。纵观这些舞蹈形象,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大型岩画所表现的是对异性的追求、对两性生活的描绘和赞颂,也是对富有充沛生命力的人类力量的显示。

生命的生生不息、种族的繁衍昌盛是原始人类在与自然及社会的斗争中面对的两项最大的任务。孟子曾用哲学家的口吻说:“食色,性也。”一语道破了人类社会的真谛。在雕刻此处岩画的年代,生产工具原始,生产发展水平低下,人们在百兽包围下,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当时人的平均寿命短,婴儿死亡率高。为求得生存,每个社会成员都不能脱离群体,同时,每个社会成员又都是群体倚生的力量。氏族人口多寡,直接关系到族体的生死存亡。因此,为实现人口的繁衍,当时人类便运用自己所能调动的一切力量和手段去争取,宗教、巫术、艺术、舞蹈等都曾在这一任务驱使下,发挥过不同的功能。当时舞蹈是祭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家石门子舞蹈岩画就是当年塞族民众动用宗教、巫术、艺术手段,以达到增殖人口目的的产物。

## 二、金器

塞族古墓中出土的文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阿拉沟出土的金器中有八块虎纹图金牌,图案为一老虎形象。虎头微昂,前腿举至颌下,躯体蜷曲成半圆,后腿翘起。此金器用模压成形,原附于木质或皮质物品上。还有虎纹金箔带,共出土四件,用金箔捶压而成。其他还有狮形金箔饰、兽面金饰片、六角形金花饰片等,具有鲜明的塞族特点。

## 三、铜器

塞族的铜器艺术代表作品是铜武士像,是公元前5世纪的作品。用红铜铸造,空心,武士头戴典型的塞族高帽,造型独特,栩栩如生。这种尖帽在新疆和中亚地区多有发现,如在距今至少3800年前的一段较长时间里,在罗布淖尔活动着一些戴尖顶帽的塞族。在哈密五堡以及鄯善,也发现有戴尖帽的塞族。不仅如此,在康家石门子岩画、哈马河县岩画、阿尔泰县岩画均发现尖顶帽图像,正是古代塞族人常用的帽饰。

高方座承兽铜盘也是公元前5世纪塞族人的器具。用青铜铸造,上为方盘,中央立双兽,形似狮子。更早一些时间的有公元前8世纪的竖凿铜斧、熊首青铜刀、弧背鹿首铜刀等。

更多的是公元前5世纪的铜器,有对翼兽铜项圈、三足铜鼎、双耳高足铜鍪、虎噬羊铜牌、双羊铜饰牌、铜斧、铜刀、铜弋等。其中铜鍪是草原民族常用的炊具,其形状比较大,表现出较高的工艺水平。塞族的青铜鍪特点是耳为肩横耳,呈半圆形,一般是对称的两个,有的附两个竖耳。腹部大都呈圆形球状,圈跟前有的呈喇叭状,也有的圈足体呈渐宽形式,至底口明显变大。有的器物腹部饰以绳纹。塞人青铜鍪又称为谢米列契式青铜鍪,它可能也是源自鄂尔多斯式青铜鍪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地方类型。因为横肩耳式青铜鍪在先匈奴时期已出现了,时间明显要早。塞族的铜鍪年代应该在公元前5至前3世纪初。

新疆古墓出土的这些大量铜器,正是古代塞族的文化器物,为探索塞族的审美思想和工艺水准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 四、鹿石

鹿石是远古游牧人立于草地上的石碑形式。阿尔泰山南麓富蕴县古墓群的一块鹿石很典型,是一直立

的长方形石刻,其构图形式是刻着五鹿形,鱼贯而行的排列。鹿的形象采取的是欧亚草原上鹿形通常的形态,头部后倾,睁大眼。鹿头前部呈细而长的喙状,华丽的角后背,腿与尾几乎全部省略了,只微显其迹而已,而背部却高高隆起,显得特别风格化。鹿石上的圆圈,是太阳的象征,表明鹿是死者的象征或符号,无疑是在暗示死者对太阳的崇拜,含有某种祆教的内容。

此外,在青河县、吉木乃县、吉木萨尔县都出现有鹿石,但图形并不完全一样。这些鹿石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它广泛地见于欧亚大陆草原。见于各地鹿石上的鹿形是十分富于时代特征的图像。鹿形是鹿石上主要的图像,还有许多其他图像,比如武器图,有短刀、刀、矛、斧等,还有太阳和饰物。

新疆鹿石不仅与蒙古境内的鹿石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与前苏联鞑靼自治共和国的鹿石也有共同点。鹿石与其后遍布在欧亚大草原上的石人不同,上面的图像既不是主体(死者本人的形象),也不是客体(祭祀死者的下属),而是死者生前的崇拜物,这是古代草原文化中一种常见现象。它是草原环境的产物,反映了草原牧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

## 五、石人

石人主要是指立于基地的石雕人物像,或为圆雕,或仅雕刻出人的面部及手臂,用于寄托对死者的怀念,具有祖先崇拜的思想及祈求祖先保护的意义。

新疆早期石人主要分布在阿尔泰山、天山东部,准噶尔西部山地也有发现。早期石人大多呈现出程式化的特点及逐渐向写实方向的演化趋势。造型古朴,表现出以圆脸、圆眼为主的特点,方圆与椭圆的比较少。圆形脸上饰以三角纹,直鼻。男性有髭,女性下颌饰以竖道,还有颈饰和服饰。

石人类型中族属最明确的是突厥石人。突厥之名始见于《周书·宇文测传》。突厥先祖曾匿于高昌北山,公元6世纪定居在阿尔泰山,随之统一漠北,称雄于亚洲草原。突厥有“立祠庙”、“刻石为象”的习俗,死后要“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所以,突厥石人多为战阵状的武士型。

早期石人面部方圆、眼睛圆而大、长鼻,手握刀柄,一种是典型的武士形象。另外一种形像是长方脸,圆下颏、弧眉、细眼、鼻窄而直、翼较宽、呈圆鼻头形,髭曲翘。此外还有头戴冠,梳辫,发辫多至十条披于身后,垂



至腰际。右臂屈于胸,手中执杯,左手握刀,束素面腰带,腰部以下刻有粟特字母铭文。

新疆石人产生于青铜时代(前 1200~前 700)。这一时期石人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地区。其造型古朴,表现出以圆形脸面为主的特点,在两汉至南北朝(公元前 700 年至公元 6 世纪中叶)时期得到发展。雕刻逐渐细腻,脸面的雕刻趋向于表现性别特点。其中有圆形方孔,也有方圆或椭圆。主要还是雕刻人的面部,很少表现其他部位。石人的兴盛时期在隋唐,也可以称作突厥时期(公元 6 世纪中叶至 9 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石人数量增多,分布范围扩大,包括新疆整个草原地带。石人雕刻上出现了圆雕形式,有些石人的雕刻具有肖像化效果,许多石人表现出带有程式化的凸状眼睛。

草原石人的起源与草原居民的宇宙观有联系。墓地石人树立于草原,具有一种“地柱”的形式,这种柱子可以沟通天地。突厥人的宇宙观是把世界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为光明之国,下部是黑暗之地。吉木萨尔的石人顶部雕刻了星空,其上部表现的是天,并且也表现了三分形式,应是一种宇宙观的体现。如果将墓地、石人与居民的宇宙观联系起来,石人下面是墓葬,代表黑暗;石人上部就是天空,也就是光明世界;石人则代表着居民本身。

草原石人的出现是原始宗教长期发展的产物。它是草原居民宇宙观的演变和发展,是萨满巫师通天地的一种形式,而且在发展中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它的消亡也与居民宗教意识的改变有关系。草原石人文化因宗教的改宗而消声匿迹,但作为原始宗教性的痕迹,至今仍然保存在曾经建造过墓地石人的民族生活之中。

## 六、石球

新疆北塔山的山坡和断层中星罗棋布地分散着许

多滚圆滚圆的石球。这些石球小的和乒乓球一般大,大的直径有一两米,颇为壮观。绝大多数为同心圆,有的中间又有一坚硬的圆石球,形态宛如鸡蛋中的蛋黄;有的内部却有远古芦苇等植化石;有的破开,显示只有单一的石质;有的从外部看酷似蜗牛。

这些石球可能是草原人信奉原始宗教而雕刻的星神或祭品。制作石球的先民以为灵魂可以与人的肉体分离而独立地游荡,人死后,灵魂并没有消失。他们在所谓灵魂不灭观念的支配下,雕刻石球以作死者坟墓的标志或象征,以为人死后灵魂将寓于石球之中。当然也不排除这些石球是大自然的鬼使神斧之作,而被古代牧民用来寄托自己的哀思。

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草原艺术,闪烁着西域的古老艺术之光。光源来自大漠,来自草原,来自空阔神秘的荒野。草原原始艺术给我们的最大启悟,就是告诉人们,原始艺术是洪荒时代原始先民观念的物化,原始艺术是那个时代的历史符号。草原的原始艺术,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是集功用和审美为一体的不自觉的艺术创造,是当时当地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见证。

古代草原艺术作品植根于牧民之中,不受上层文化章法、图式的影响,无拘无束,兴到意至,信手拈来,不会有生活的偏见,也没有现代文明的污染,是草原智力、艺术才能和本性的自然流露。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挚感情的自然流露,人们要“返朴归真”、“由巧而拙”,古代草原艺术则是通向彼岸的最好桥梁。草原视觉艺术是由历代的牧民们共同制作的鸿篇巨著。居住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曾创造出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在西域文明史中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 [参考文献]

- [1]穆舜英,祁小山,张平主编.中国新疆古代艺术[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出版社,1995.
- [2]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5.

- [3]孙大卫,周菁葆.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宝典[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摄影出版社,2006.
- [4]祁小山,王博.丝绸之路·古代新疆文化[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